

年初不断地在整理近几年未托裱的书画,大小尺寸的,还筛掉了不少,仍然有一百四十多件,自己也惊,这么多?想起那些和笔墨色彩一同起舞的白天夜晚,彼时觉得都是日常心性兴致思绪使然,待回首已然是一份生命的印痕和沉淀,它们都是对自己、对外部的看见和表达。

接受失去,学习割爱

龚静

拿起托裱后,又在纸筒里发现四幅字,快递了去;但总觉得还有落下的,还真又发现了十幅,再快递去。最后,还发现丢了一幅字“小满”,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丢失的。

本来觉得以“小满”收束倒是一个很好的意味,不过,也许丢失“小满”是一种启示,那就是“小满”还有“满”,事实是“小满”都要放弃的。

但是在再一次整理收束作品准备专业拍照时,心头一念,还是牵挂“小满”,在复盘整理作品的那些日子,再次翻检那个黑色的收纳包,里面是筛选掉的镜片卡纸作品。其实翻检多次了,一张、一张、一张,咦,这不是“小满”吗?原来我记得的尺寸是45厘米的外方内圆卡纸,但它其实是33厘米的,所以寻找的方向总在那些大尺寸上,于是“小满”就被藏身于一堆镜片

时光匆匆,且一去不复返,这是我们时常所感叹的,也是最让人感到无奈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交通便利的当下,日行万里根本不是难事。但我们依然追赶不上时光的脚步,依然无法抵达或停留在时光的现场,很多都会转瞬即逝,包括我们的生命。这不是悲观,在岁月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所拥有的数十年光阴,不过是一滴水,微乎其微,要想触摸到更多事物的根脉就必须找到溯源的入口和路径,回到流逝时光的现场,否则只能空伤悲。

走出去,让自己置身于大好河山之中,为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将名山胜川游个遍。可久而久之,我们会觉得,再美的山河都不美了,继而产生疲惫感和厌倦感,到哪里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走马观花式的游走,终究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而沉浸式体验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很多地方都有独特的习俗和文化,不仅成为游客们的视觉盛宴,还成为精神盛宴,或许这才是旅游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这些都是经过时光淘洗后留存下来的,极其珍贵,其魅力和力量不可低估。人气火爆之地,往往都有深

剩作间,默然。真的是“小满”不响,颇有趣味。

加上2023年曾经托裱过的和因参展而装过框的,以及一本摘录鲁迅《野草》每篇的册页,有近三百幅。三月间以大致风格来分了四个大类,又为每幅作品标注了画名、尺寸和创作年份,颇为费心费神费力,虽是纸上烟云,却已是自己的生命托付,有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之感。假如再次书写绘画,我想也未必能创作出这样的风貌。

当所有专业拍照完,发现远超原来画册和展览的容量。

必须再筛选。虽然敝帚自珍,但是要割爱,也必须留白。

留白正是中国画的美学意境啊。

4月3日,清明前的雨,下了一天。下午在觉群书画院的一间办公室大画桌上,满满摊开着我的那些托裱拍照后的字和画。去之前已经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建设和大致筛选目标了,所以甫进门,不坐,不饮,直接开始筛选。眼睛不及多看,怕看了难舍。风格类似的,只留一两幅;色调类似的,留感觉最好的;字体相似的,就留一幅。筛掉了几十幅后,感觉有点黏滞了,情绪似乎停在画面传递的彼时彼刻。幸好在小谢和詹先生的帮助下,坚定决心。小谢还将一些卡纸和小尺幅作品按照布展的标准试着排放,这样取舍起来又多了一份审视。春雨淅沥,大桌子上的作品薄了下去。点数归整,近三百幅大小作品,最后遴

站在施大畏先生的画前,总让人觉得安静。那是一种很深的安静,像夜。墨很浓,很重,一层一层地叠着,叠成一堵墙,或是一片望不到底的水。人影就在这墨里浮着,挣扎着,却又很静,仿佛隔着遥远的岁月,在诉说些什么。

他是从画“小人书”起家的。那时他笔下的英雄,像毛泽东、朱德,跟许多故事里的人,脚上是沾着泥的,脸上是有风霜的,他们和老百姓坐在一起,话着家常,眉头微微蹙着,像是家里操劳、担事的长辈。这种英雄气,是贴着地的,带着人间的温度,甚至有一种苦味。大概他从来就不信那种漂漂亮亮、一尘不染的英雄。他信的,是在最苦最难的时候,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一点不认输的劲儿。所以后来,他画的那些大画,《归途》《天京之变》,画的常常不是胜利,而是绝境,是牺牲,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惨烈。看了心里是沉的,可那沉里,又分明有一种东西,硬硬地顶着,让人不敢轻慢。那或许就是理想的分量,是悲剧才有的、撼人心魄的力量。

看他的画久了,特别是他后来的画,你会觉得,他不只是在画一个人、一件事,他好像要把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空间,都塞进一张纸里。这让我想起一本他常提的书,叫作《爱因

出100多幅。我想起伊丽莎白·毕肖普的那首《一门艺术》:“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太多事物似乎怀有失去的意愿/因此它们的丧失不是灾难/每天都要失去什么。丢了门钥匙/糟糕度过的时刻,这不安都要接受……”倒也蛮应和被筛

选掉的“不系列”中那幅“不执”,为方便展示,这个系列只留下6幅。“不执”,在这个下午,执行得还不错。

这个过程,看起来是一个操作层面上的,其实也关乎一种生命的学习,学习割爱,学习“失去”。再是珍爱,换一个视角,也许也可以放手。失去其实也不等于消失,它们存在过,也可能为了更合适的存在。失去终究是人生的常态。

年轻时我们渴望着拥有,拥有物,拥有人,拥有美好,拥有飞扬的生命力,但日子过着过着,就开始缺失和离散,丢失物品是

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他说那本书对他启发很大。想想真是有意思,一个画家,却从物理学家那里找道理。爱因斯坦说,时间和空间不是固定的,是能弯曲、能变化的。毕加索呢,就把一个人脸的正脸、侧脸、背脸,全打碎了,再拼到一张画布上。他们俩,一个用公式,一个用颜色,做

时空折叠之后

李磊

的却是同一件事:把人们以为天经地义的世界,给翻了个个儿。

施大畏大约也在做类似的事。你看他画的《大禹治水》,画的《共工怒触不周山》,那些上古的神话人物,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故事。失败的共工、补天的女娲、坍塌的天空、不息的流水……本不该同时出现的景象,被他一股脑地“折叠”在了同一个画面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失去了界限,挤压、重叠、碰撞在一起。那不是讲故事了,那像是把整个民族记忆的匣子一下子打开,所有的辉煌、所有的创痛、所有的呼喊,都在这一瞬间,扑面而来。神的面容,也因此有了人的困顿

与决绝。他折叠的,哪里只是时空,分明是千百年沉淀在我们血脉里的那些东西,那些最深的怕与最爱。

到了晚年,他的画越发地静,也越发地“空”了。人物常常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或是一个背影,表情是看不清的,融在那一大片化不开的墨色里。有人说,那是一种孤独,一种悲怆。我想,那或许也不是孤独,而是喧嚣过后的澄明。像一个老农,在秋收后空旷的田野上站着,四下无人,唯有泥土的气息和远方的风。他不再需要诉说,他只是存在。那在画室中独自面对一面白纸、与心中万千景象搏斗的身影,本身就成就了他最后的也是最朴素的注解。

所以,看施大畏的画,仿佛是在看一部无字的书,或是在听一段沉默的乐章。他从地上拾起泥土气,又向天空借来了爱因斯坦与毕加索的“折叠”术,最终,在自己的一方水墨天地里,完成了一次安静的却惊天动地的对话。让历史与神话在墨色中相融,让个体的悲欢在民族的河流里回响。那浓得化不开的墨,是最深的夜,而那夜深处不肯熄灭的,是悲怆的,也是温暖的光。



余华有一本随笔集,书名为《阅读有益身心健康》。“阅读”这个词,似乎可以作无限置换:“运动”“饮食均衡”“适度社交”“微笑”“大哭”……这样,这本书就可以归入“养生”系列了。

这样一个在我读来颇为幽默、别有意味的书名包裹着的,却依然是深沉沉重甚至忧伤绝望的思考。比如《契诃夫的等待》中,余华为我们梳理契诃夫《三姐妹》的等待、贝克特《等待戈多》的等待、但丁《神曲》的等待、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等待、略萨《河的第三条岸》的等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等待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的失败,无论它的代价是失去某些短暂的时刻,还是耗去毕生的幸福。”“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文学作品中辨认出等待的模样,虽然它不时地改变自己的形象,有时它是某个激动人心的主题,另外的时候它又是一段叙述、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心理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细节和一行诗句,它在我们的文学里生生不息,无处不在。”

我想起李商隐那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突然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首关于“等待”的诗。首句“君问归期未有期”,“期”而“未”,正是一种无止境的等待。“何当共剪西窗烛”,“当”而“何”,将确定变成了永恒的疑问。毕飞宇在《李商隐的“太阳,李商隐的雨”》中这样分析“何”中包含的时间:“它不确定,比慢还慢,也可以说,要等,等待的内容也还是等待。”由此,“李商隐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一项文学记录,——他描绘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漫长的一场秋雨”。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毕飞宇的阐释: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描绘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漫长的一场等待。

这些诗歌和小说中的等待,富有诗意和哲理的文学化的等待,似乎离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如此遥远。如今的交通和通信如此发达便捷,还有“等待”吗?

果真如此吗?一位女子给思念的人发去一个问候,或者说说自己琐碎的生活和心事,其实只是倾诉自己可笑可悲的“一帘幽梦”,期待一位“可与之共”的知音。然后她就开始等待。把手机从平时的“静音”调成“铃声”,却依旧唯恐错过,不时查看。那种等待的急切和无奈,更胜于古代的守望。温庭筠那首著名的《望江南》中,描写了一个美而悲的等待的形象:“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在无数个这样的黄昏的守望之后,她的黑夜是凝固的绝望。但她的守望是一个静态的名词,而当代的这位女子,将手机置于枕畔,不时检查,其绝望是一个不断躁动、不断生长的动词,如手机屏幕在黑夜中闪耀,如此生猛浓烈,鲜活有力,即使等来一个淡淡的、文不对题的回复,也只能再次证明:“等待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的失败,无论它的代价是失去某些短暂的时刻,还是耗去毕生的幸福。”

回到余华的随笔,他还提到林兆华导演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将契诃夫忧郁的优美与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个舞台和同一个时间里,令人惊讶,又使人欣喜。舞台布景如此特别,富有想象力,又具有象征意义:“舞台首先围起了一摊水,然后让水围起了没有墙壁的房屋,上面是夜空般宁静的玻璃,背景时而响起没有歌词的歌唱。三姐妹被水困住,她们的等待从一开始就被强化成不可改变的纯粹的等待。”最后,余华得出的结论是:“契诃夫的等待并不是等待的开始,林兆华的等待也不会因此结束。”

而我写下这些文字,等待一个陌生读者开启一次“有益身心健康”的阅读。这等待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绵延的生命本身。

我有一条红围巾

(中国画) 杨正新



小事,曾经的各种情感联结也会渐渐分离,老友失联,亲人离世,勃勃的兴致也会减弱降低,自身的生命机能不知不觉地失去,流失肌肉,流失激素,

失去快捷的步伐、敏锐的跳跃,失去掌控身体的自信,你需要习惯,习惯林林总总的失去。学习割爱,或许曾经的所爱也是一种羁绊。在失去中学会和失去共存,保持身心平衡,不断地失去也是一种平衡。

生活在迅即迭代的当下,新的涌现,旧的失去。就说这十多年,手机从普通到智能,社交软件从MSN、SKYPE、各种论坛、博客、微博,到微信、各种App,简直不胜枚举,人们似乎不断地拥有新生事物,但也不断地失去着曾经的记忆,那些记忆和生命能量的共生共护,用文字或者影像可以留下一些,但到底还是失去着,在你的生命中流过。曾经颇为慨然,但如今我似乎不那么执着了,曾经流过你的身心,就是一种存在。

筛选下的作品卷起来放在阳台上。暂时未收纳,只一卷卷搁着,偶尔打开看看,感受创作这些作品间时光和生命能量的流过留存,并不因为被筛选下来而遗憾,它们依然各有各的气息。窗外的香樟叶每天绿油油地发亮。倒没有太多的遗憾,怡然感受四季自然生发的笃定。



看到很多物种的侧面,不起眼的一棵小草竟然能治病救人,一朵艳丽

的花竟然含有剧毒,经常背负骂名的虫子竟然有良好美德和奉献精神,凶残的禽兽竟然也有温柔的情怀,等等。还有被人遗弃或遗忘的事物,又回到了自己的舞台上,焕发活力,再展风采,获得高度赞誉。博物馆里陈列的每一件物品,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都是时光现场的见证者,或就是当事者。就算是残缺的碎片,都有一段完整的故事,或紧握着一片美好或难忘的时光。

博物馆之旅,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加通透的认识,不会再执迷于一些妄念;让我们对时光的无情多了几分体谅和理解,因为它对谁都是公平的,没有偏爱和私心,该沉淀的定会沉淀,该洗白的定会洗白;让我们对未来不再恐慌,因为凡事都有其运行的轨道和规律,从容面对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每一次的出发,目标都向着时光的现场,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命运的局外人。

何永飞

们如果错过走进或不屑绕开博物馆,那真会是一种损失。博物馆,可大可小,却都容纳得下茫茫时空,容纳得下万事万物,容纳得下无限的想象,容纳得下所有的追问和思考。

在博物馆,一堵堵无形的墙被拆除,陈旧的往事不再陈旧,遥远的世界不再遥远。销声匿迹的恐龙就在眼前飞奔,它们的骨架撑起这个地球上最神秘的时代,每一脚踩下去都似乎让天地摇动。还有人类演变、进化、发展的过程清晰可见,我们不得不佩服祖先的勇敢、毅力和智慧。还有一个个王朝的兴衰以及各种风云变幻,都有迹可循,所有的功与过、是与非、正义与邪恶都明朗起来。还有让我们

歌德说过:“博物馆不应是古董的坟墓,而应是新思想的孕育场。”

十日谈

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 责编:殷健灵



回到流逝时光的现场